

## 序五（代作者小傳）

同懷詩者，吾兒女子侄幼時塾課所作，本不足存，而有不能不存者在焉。凡人居安思危以防逸樂，轉危為安以示勤勞。維處至危而無轉回之地，念至安而有深思之苦，蓋有不能己者。予年四十，奔走衣食，家中事務未遑顧也。維時父母康寧，詩書垂教，養子孫以性情之正，子孫亦籍以為繞膝之資。外承師傅，內遵庭訓，而又互相切磋，爭為雄長。童蒙之樂，家庭之順也。自時厥後，誦聲熄而門庭多故。乙卯春，聞母病，由奉天歸來侍側，不及五月，吾母即於重九去世矣！嗣後，由汴而贛，迄無寧歲，定省疏虞亦可想矣。庚申春，權安義。夏六月，次子桐生感熱症而殤。及秋調署橫峰，乃迎父至署，並挈眷以行。明年父歸，秋七月卒於家。予乃辭職奔喪，與弟柏銘經營喪葬，固已抱恨終天矣。未一年，梅村師亦逝世，老成雕謝，感傷胡能己也！環顧子侄，不無可造，乃鶴侄疊遭變故，長子壽蓀又患咯血之症，棄學就醫，於詩道概置不講，偶有吟詠，隨天籟以自鳴，然亦鮮矣。兒病五年，專窮醫理於靈樞素問之奧，頗有心得，謂仲景傷寒論中有數條渾括內經之旨而未明示後人，聚訟紛紛，成為疑案，遺誤實屬不少，欲集證而疏通之，書未就而賚誌以歿，豈不大可悲哉！甲乙之際，連年旱荒，生計艱難，改充承審於臨川。丙寅春，兒來差次奉晨昏也。猶復日手一編，諷誦不輟。予憐其病而止之，則肅然對曰：『書以解悶，不讀則悶終不解，自亦無所措。』只好聽之。時維四月，病重言歸，蓋內傷兒女之不育，自知性命之難保，乃委婉陳詞以寬予心耳。

予亦吞聲忍淚，暗求眷佑於神靈。父子江幹，生死一別，痛也何如。未幾，南北戰爭，道途梗阻，鄂贛省垣先後淪陷。撫州常駐師長，委署縣事，辦理軍差將及一月，迨客軍開拔，予亦精疲力竭，堅辭而退。交卸未及兩日，南軍入城而公事畢矣。屢欲回家，道猶不通，延至十月抵家，忽驚兇狀，肝腸俱裂。嗚呼！兒死吾不知日，兒葬吾不知處。生不能給予以訊□□□□□明不慈不孝，罪通於天，尚何言哉！兒媳汪氏，奉初兄次女也。性純謹，曉文字，不以顏色假人。當兒除靈之次日，其癆症遂加重，競不起。當兒之死也，立予侄武樵之次子為嗣，汪氏愛如己出。方以□□□□□□□□老妻夏氏更心傷焉。夏氏，前清進士井字山人之季女，所稱蓮香閣者也。幼承父教，故能以詩訓後進。若輩猶言當日得題，尋母堂前竈下，雖甚忙碌，必口占以應，或向祖父母求示大意，參合成章，錄獻於師。師每疑詞非己出，若輩故故不服，求他題，請面試，至再、至三，終莫之屈。師亦笑曰：『汝家固有源流，不余欺也。』今男女婚嫁，各理家事，無暇及此。吾父母與先師去世，忽忽數載，壽、桐兩兒相繼夭亡，兒媳汪氏亦隨以歿。孫兒、孫女曇花一現，老妻則憂傷郁結，遂禁口而不得一鳴。追維往事，竟不知涕之從何出也。茲檢舊本數帙，存其七絕得若干首，分為四季，間附雜題，取其論事簡易，能見性天，不計工拙，亦籍以稍釋予悲，不得不略存大概焉。至其他詩及醫學淺識，暫存不論。此因一家子侄皆十四五歲之所作，故號曰《同懷詩課》云。

《同懷詩課》諸詩之作者：

冰侶，行一，適同邑北京大學教授陶希聖。

竹實齋，名蘭鳳，行四，適同里湖北省立女子職業學校校長嚴士可。

巢安閣，名文鳳，行二，適同邑阮成佐。

來儀軒，名碧鳳，行三，適同邑沈安貽。

迪鳴，號九臯，中華大學畢業。

迪頤，號壽蓀，畢業紅十字會，卒年二十一歲。

迪森，號桐生，卒年十三歲。

以上七人，曰冰侶、竹實齋者哉，吾女也；曰巢安閣、來儀軒者，吾侄女也，與迪鳴侄兒同母兄弟也；迪頤、迪森，吾二子也。

民國十八年歲次己巳鏡明氏敘於漢臯學舍

【註】文中□□者，系原文脫字。

## 贈別家蕙仙六姐 三首

一班女伴姊尤親，繡出羅巾色色新。  
著手群欽生意滿，但愁無計可留春。  
春分已過近清明，最怕春歸戀五更。  
索句未成情緒亂，茶余燭燼悄無聲。  
良宵還是暮春天，風月依人也未眠。  
一樣多情帷幙候，有聲有色致纏綿。

## 送夏菊芳二姐別 二首

去歲分離未贈詩，今年又值送行時。  
莫嫌語俗無倫次，淡淡交情筆一枝。  
驪歌一曲動離憂，沉復葭蒼露白秋。  
無限深情無限恨，風煙作伴月盈鉤。